



## 艺苑论剑

□王汝冉

电影《挽救计划》的主线剧情正如它的片名一样简单直白：太阳能量被“噬星体”吞噬，一名普通高中物理老师格雷被选中成为“挽救计划”的执行人，试图找出危机根源并根除。影片以小说为蓝本，从宏大叙事的“拯救人类”概念中摆脱，降为两个不同文明个体之间的生死相托。影片刻意剥离了传统科幻中便捷的翻译装置，让两个物种在声波与手势的错位中逐渐理解，用最原始的方式说明行动即是告白。当洛基用质朴的语法说出“用我的燃料送你回家，我只是晚回家六年”时，友谊叙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转，不再是人类拯救异族，而是异族教会人类如何选择。两个在各自文明中都谈不上“主角”的边缘者，在11.9光年外的深空中彼此取暖，恰好成为最触动观众内心的那份感动。

## 宇宙中的友谊叙事

人物形象的塑造，是《挽救计划》最具情感穿透力的落笔。格雷不是宇航员，不是军人，甚至不是自愿参与任务的志愿者，他只是个中学老师。影片采用倒叙+插叙的手法，通过格雷在飞船上不时涌现的回忆，逐步描画出他的性格特点：一个孤独、善良、有点儿怯懦的普通人，他并非自告奋勇，而是被硬生生绑上飞船，用一种强迫的方式成为“英雄”。这种“反英雄”底色，让格雷的人物弧光格外有分量。与同船另外两名航天员

相比，无牵无挂的他缺乏用生命拯救亲人的情感动机，从一开始被选中、做实验、上太空，他都是被动的。直到遇见洛基，格雷才真正感受到温暖和爱，第一次做出了主动的人生抉择——掉转方向去挽救另一个生命。

《挽救计划》的视听呈现，成为对当今绿幕科幻电影的一次反叛。该影片耗资约2.48亿美元，全程未使用任何绿幕，整艘飞船都是从内部搭建的实景，甚至几千个按钮和几百块独立屏幕都是美术团队亲手打造的。摄影指导格雷格·弗莱瑟大量使用旋转镜头营造失重状态下的失控感，与《星际穿越》《地心引力》中优雅似空中芭蕾的失重感不同，该影片的失重表现为格雷的身体不听使唤、工具四处飘散等，不断消解传统科幻的浪漫想象，将观众拽回最真实的生存现场。

影片的色彩设计同样暗藏匠心。格雷和洛基在艾德里安星球大气层取样时，红绿交织的光芒在放大无数倍的空间里呈现能量颗粒的流动，既保持了视觉上的冷峻克制，又赋予了浩瀚宇宙可触摸的质感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影片片尾直接采用天体摄影师拍摄的真实星云影像，让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象突破想象的边界。这份对真实感的坚守，使《挽救计划》在科幻片扎堆的时代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，这里没有光污染式的视觉轰炸，没有绚烂浮夸的特效堆砌，有的只是宇宙的冷寂与深空航行的孤独。
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

## 硬核科幻的浪漫

由瑞恩·高斯林主演的《挽救计划》近日上映。片中，太阳与地球突遭危机，高斯林饰演的中学教师肩负人类最后的希望，孤身踏上太空征程，却意外邂逅外星萌宠“洛基”。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，跨越语言与物种的鸿沟，携手拯救两个濒临灭绝的文明。从彼此试探到并肩作战，从心生猜疑到舍命相救，影片以严谨的科学设定包裹最温暖的情感内核，这不仅是一场拯救世界的冒险，更是一次跨越星际的浪漫。

塑造也停留在表面，从“被迫接受任务”到“主动牺牲”的转变缺乏足够情节铺垫，既无内心挣扎，也无绝境中的成长蜕变，难以引发深层共鸣。

在科幻片不断追求深度与创新的今天，《挽救计划》的“成功”反而值得警惕——它证明了只要用温情包装套路，用设定点缀门面，就能收获市场认可。但这种创作模式，只会让科幻类型片陷入同质化困境，逐渐失去应有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。真正的科幻佳作，不应是温情与设定的简单堆砌，而应用严谨的逻辑、立体的人物、深刻的内核，探讨人类与宇宙、文明与未知的关系。《挽救计划》最终未能完成对“科幻深度”的拯救，它拯救的只是商业市场的期待，对于科幻类型片而言只是一种成功的假象。
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

□田照麟

改编自安迪·威尔同名原作的《挽救计划》，自上映后便以现象级姿态席卷院线。两亿多美元制作成本、全网高口碑加持，让它迅速成为年度科幻爆款。硬核科幻情节与温情内核的结合，确实击中了科幻迷和普通观众的期待。但热潮退去，这部被盛赞的“宇宙救赎史诗”，更像一件用温情包装套路、用设定掩盖漏洞的商业产品。它的“突破”与“深度”，终究停留在浅层复刻，未能真正实现商业与艺术的平衡，甚至在核心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。

作为“硬核科幻”作品，《挽救计划》在科学设定上有可圈可点之处：将“噬星体吞噬太阳”“太阳能光帆加离子推进”等设定与现实研究挂钩。但这些设定仅停留在“提及”层面，并未真正融入叙事逻辑。最明显的漏洞在于基础实验操作的失真：主角格雷作为肩负拯救使命的科学从业者，竟出现离心机未配平、移液枪操作违规、无防护接触危险气体等低级错误。这些违背基础实验规范的场景，或许能为影片增加些许的幽默成分，但本质上与角色设定严重脱节，更削弱了科幻底色，也为后续叙事失衡埋下伏笔。

科学设定的敷衍，进一步延伸到“跨文明沟通”这一核心科幻命题的处理上。为了快速推进“星际友谊”剧情，它将异星语言互通简化为“数学公式共振+电脑软件互译”，完全忽略了跨物种沟通的复杂性与合理性。这种避重就轻式设定，本质上是对科幻逻辑的简化，暴露了影片对“他者”理解的匮乏。洛基作为一个外星智慧生命，其语言、思维、文化本应是全新的认知挑战，但影片将其迅速“人性化”，变成一个会说俏皮话、讲义气的地球式伙伴。这看似温情，实则是一种认知上的傲慢——它拒绝真正理解异质的文明，而是强行将对方纳入人类的认知框架。

影片将核心叙事放在格雷与洛基的“星际友谊”上，试图用“温暖治愈”打破黑暗森林法则的冰冷。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友谊刻画，并未赋予角色足够的层次感——洛基完全沦为服务主角成长的“工具人”，其背负的母星存亡危机、自身的情感挣扎几乎未被挖掘，全程保持着“稳定可控”的完美伙伴形象。主角格雷的“非英雄化”

## 『拯救』的假象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# 善待地球 低碳生活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

